

《中国文学名著》丛书
大梵阿巴亥

DA
FAN
A
BA
HAI

王冬芳 著
王冬芳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妃阿巴亥/王洁,王冬芳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5.2
(白山黑水的记忆)

ISBN 7-105-06786-1

I. 大... II. ①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2187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5.625 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0001—2000 册 定价:10.5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(汉编一室电话:64271909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序

佟钟时

辽宁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省份，从考古发掘的历史遗迹、遗物来看，远在八千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中华民族的象征——龙从这里起飞；我们民族的女性祖先留下了丰富的母系社会遗存——红山文化；进入国家社会以后，大量文献记载，这里属于天下九州的幽州、营州，以后随着朝代更迭，这里的行政建制也多有变迁。

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个特点，不是单一的汉文化在延续和发展，而是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先后有鲜卑、契丹、高丽、女真完颜氏、蒙古、女真爱新觉罗氏等多个少数民族崛起，他们大都带着新兴民族的朝气入主中原，承续和发展中华文明，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汉文化增添光彩。

各个民族先后进入辽宁地区，先后演绎着崛起、发展的历史，书写了一段又一段英雄史诗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。

过去，这样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发掘不够、传播不利，不用说外国、外省人，就是本省人对这里丰富的历史文化也不太了解或了解较少、了解不确切，如此埋没了祖先创造历史的功绩。

其实，我们的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古典文献学的工作者们一直在辛勤工作着，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

社会的发展已经向各学科的工作人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，不仅要继续发展科学文化，而且要随时将新成果传播给大众，将之转化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。

近些年来，我们的学者们、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每一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展，今后还要继续努力。

历史的变迁阻碍了我们与祖先直接沟通的便利，需要史学工作者们的帮助，让历史重现在面前。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：第一，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，把一个个历史事项搞清楚；第二，把这些断断续续的事项进行逻辑的推理连接；第三，用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现在这部《白山黑水的记忆》丛书的作者们正在进行如上的尝试，希望手捧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能对这部丛书、这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发展这项事业，建设好我们的辽宁、我们的家园。

2004年6月3日

前 言

栾德翔

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是满族英雄努尔哈赤出生、成长、起兵和取得政治、军事辉煌成就的地方。当时的他孑然一身，在这重峦叠嶂、森林茂密的峡谷里带领女真人迈出了崛起的第一步。

满族是1635年开始改称的，在此之前称为女真人。努尔哈赤把分散的女真人组织起来，实现了建州女真的统一，建立起一个安定而有序的社会，因此得到建州女真人的拥护，称他为“小王子”。这位小王子并没有满足现状，而是继续进行女真全体的统一大业，并且建立了“后金”。他本人被明朝皇帝授予都督职，封为龙虎将军。

朝气蓬勃的女真人在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走出大山，与腐朽的明王朝对抗，占据了富庶的辽河平原，奠定了建立清王朝的基础。

努尔哈赤是个传奇式的历史人物，满族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。因此，新宾满族自治县成为历史人文色彩浓厚的“龙兴之地”，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这里寻觅古人的遗迹，回味沧桑历史。

人们总是在讨论着一个问题：脚蹬靰鞡鞋、身披野兽皮的努尔哈赤怎么就能闯出那样的大事业？女真人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？他们是怎么起来的呢？

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话题，约有一个世纪以来的岁月，几

代学者辛勤工作，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解答。

我们的学者应大众需求，把繁杂的历史转化为简便易懂的话题，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了女真—满族的历史，留下了白山黑水之间的记忆。

《白山黑水的记忆》这部丛书，叙写了努尔哈赤所封的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的故事；带领部众向新宾方向迁徙的猛哥帖木儿的子弟凡察、董山、李满住的艰难历程；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过程中以争夺叶赫女为导火索的残酷兼并；在努尔哈赤晚年选择接班人过程中成为牺牲品的大妃阿巴亥的故事；努尔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极因为炽热的情爱受挫，而未能闯进北京城做中国大一统皇帝的悲剧。

这部丛书从五个角度，反映了满族崛起、发展的历程。采用了讲故事的口吻，以人物为中心，把历史遗迹用情节曲线连接起来，达到重现历史的目的。但是关于猛哥帖木儿和凡察等的故事，由于早期史料缺乏，学术界的研究著作很多，意见不同，为了让读者得到确信的历史，在叙述上多引原文，多了些分析，但读起来也很简单明了，达到了这部丛书的目的。

这部丛书的作者都是从事几十年研究的老学者，他们对这段历史反复研究，达到了能与古人对话的程度，但是这种写法还是第一次尝试，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2004年4

引 言

女真人是生活在大山森林中的民族，从历史文献上看，这个民族与汉族在几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来往，他们创造的弓箭就为中原汉人所欣赏。弓箭，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人们寻求仿古的乐趣时才会想到的东西，谁会想到它曾经是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呢。

有一位人类学大家，他也是历史学家，他是美国人，名字叫作摩尔根。

他把人类的早期阶段称作蒙昧时代，他说：“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。”就是今天人们称作洪荒古远的时期，人们住在森林里，吃的、穿的都来自森林。这样“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”。能够代表这些“辅助工具”最高水平的是在蒙昧时期高级阶段发明的弓箭，这时的弓箭与后来用于战争的弓箭不同，后来的弓箭是在冶铁技术发明以后制造的。

原始的弓箭是用森林里的材料选择加工制成的，森林之女真人创造了桔矢石弩，曾经贡献商周王朝的君主们。它说明女真人在历史上曾经走在技术前沿。

女真人一直深居在大山森林里，过着“棒打獐子瓢舀鱼”的采猎生活，森林给他们提供了取用不尽的生活资源，所以他们能够长久地生活在传统方式中。

明朝对女真人实施的招抚羁縻政策打开了他们封闭的视野，激起他们开创新生活的极大热情，他们最需要的是走出大山，努尔哈赤带领女真人走出了祖祖辈辈赖以生活的大山。

虽然古往今来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，但是爱与恨、悲与欢的精神感情与今天是一样的。

让我们回到那一段生活中去，了解那时那一群人们的生活吧。

目 录

序/佟钟时/1

前言/栾德翔/1

引言/1

- 第一章 曾经梦过，但比梦好/1
- 第二章 走进桩桩件件的回忆/25
- 第三章 儿子们的特别向往/43
- 第四章 后金国与英明汗/55
- 第五章 传檄明朝/71
- 第六章 不慎言行遭遗弃/93
- 第七章 梅恨思夫/109
- 第八章 汗王恋情/121
- 第九章 为夫殉葬/141

附录/157

- 一、写在后面的话/159
- 二、参考文献/162
- 三、努尔哈赤年表/163

第一章 曾经梦过 但比梦好

万历二十九年（公元1601年）春的一天，夜幕深深地笼罩着乌拉河畔的乌拉城（今吉林省伊通县）。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。

城中有一高台，台上有一排高大的房屋，中间的屋子里还亮着灯，西边屋里突然传出一个幼女的惊叫：

“我不要嫁！我不要嫁！”宁静的夜晚这喊声显得特别大，惊动了中间屋子里尚未躺下的中年妇女，她冲了出去。

“女儿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！”她边推女儿边呼唤着。两个小侍女也围在身边。

女儿慢慢地睁开眼睛一看见额娘，就呜呜地痛哭起来。

额娘忙问道：

“女儿你怎么了？”

女儿用手擦着泪水说：

“刚才我梦见你们把女儿嫁给一个满脸皱纹的白发老头。我不要嫁！我不要嫁！”

额娘看着女儿惊恐的样子笑着说：

“你胡说什么呢，这不是作梦吗？我的女儿这么漂亮，又是有身份的人，怎么能嫁给一个白发老者呢！要嫁只能嫁给一个英俊的贝勒啊！”

额娘擦去女儿头上的汗水，安慰道：

“快睡觉吧！不要胡思乱想了。”

额娘看见女儿安静后，便回房去了。

这位幼女是谁，她就是书中的主人公阿巴亥，乌拉部落酋长满泰之女，其母亲是都都祜氏。

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都都祜氏生下阿巴亥，女儿的容貌出众，聪明勇敢，特别得到满泰夫妇的喜爱。他们不仅亲自教她骑射，而且请人从小教她识女真字、汉字、蒙古字。当然只是分别这些字，或粗略地认识一些，以备她日后有用。她并不爱学，但是教的东西她都通晓，使满泰夫妇很满意。

都都祜氏有一身好武艺，使用一对传世铜锤，阿巴亥要求跟额娘学习使锤，因为她还小，都都祜氏答应以后教她。尽管

她不会使锤，骑射的武艺却在其他孩子之上。

她不仅漂亮，而且集中了父母的许多优点，因此成为母亲的心肝宝贝，也是父亲的掌上明珠。母亲要把她嫁给一个她喜欢的又珍爱她的人；父亲要把她嫁给强大部落的汗王，让她成为扩大自己势力的王牌。父亲和母亲都不急于她出嫁。

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，父亲因为贪占属下的美妻，被属下和其族人打死。父亲的死给这个家，给整个乌拉部带来很大的变化。族中的男人们都要继任乌拉汗位，可是在建州扣押了四年的叔叔布占泰回来了，而且是在建州人的护送下回来的。建州人把满泰的族中男人集中起来，族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刀锋下承认布占泰继承汗位。

转眼阿巴亥已经 12 岁（虚岁）了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她的美貌早就传遍白山黑水之间。到了 11 岁人们认为该出嫁的时候了，女真、蒙古各部落派使者来提亲的人很多，聘礼一个比一个丰厚。可是母亲、叔父布占泰都没有看上眼，一一将他们拒之门外。

里里外外的下人们把这类的消息，加上他们的理解、猜测，传递给了幼小的阿巴亥。玩兴正浓的阿巴亥，把出嫁理解为萨满们讲的进了妖鬼的魔洞，十分可怕。

一天早上，阿巴亥正坐在炕上翻弄她的那些玩意儿，一位女婢进来说：

“格格，夫人在客房，请你去一趟。”

阿巴亥放下手里的玩意儿，略整衣着，便来到额娘客房，见一位蒙古人模样打扮的陌生人，也坐在那里，旁边环立着几个相貌丑陋、壮大的汉子。

阿巴亥上前给母亲施礼说：

“给额娘请安！”

额娘指着陌生人说：

“阿巴亥，这是蒙古科尔沁贝勒来看你了。”

阿巴亥看了一眼蒙古贝勒，心想，这又是来提亲的吧？她心里恨这个人，表面上略带笑意又有礼貌地说：“谢谢贝勒，”

站到母亲身旁。停了一下，她环顾周围又看到了跟随贝勒的那一张一张像鬼怪一样的脸。她厌烦了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请贝勒用茶，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”然后，阿巴亥像逃出魔窟一样跑了出去。

阿巴亥回到自己屋里，摘下挂在墙上的宝剑，气冲冲地来到房后舞起剑来。她把刚才的烦恼化解在剑上，所以剑越舞越快，只见她周身一团银光。

这时，突然身后传来扑通一声响，她停下剑回头望去，只见城墙外山间的小路上，一个人从奔驰的马上摔了下来。她看得清清楚楚，赶紧收好剑，下了高台出了城，绕到刚才看到的有人倒下的地方。她跑上前去，只见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躺在地上昏迷不醒。

阿巴亥不容多想，就抱着少年的头，轻声地叫道：

“壮士请醒醒！壮士快快醒醒！”

少年毫无动静。阿巴亥很有经验地放下少年，拔出小刀在旁边的桦树上剥下一大块树皮，到不远的山溪里兜回清凉的山泉，回到少年的身旁。

少年嘴蠕动着，阿巴亥把水灌到少年的嘴里。

少年醒了，他惊疑地看着阿巴亥。阿巴亥拿出手帕为少年擦去脸上的血迹。

过了一刻工夫，少年慢慢地坐了起来，睁大了眼睛端详着眼前的女孩。男子汉怎么能在女人面前倒下，他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他赶紧站起身，可是腿却不听使唤了，不由地说了声：

“糟了，我的左腿折了。”

少年不得已重新坐了下来，懊丧地闭上了眼睛。

阿巴亥满不在意地说道：“猎人受伤算什么，我额娘说不论胳膊折了还是腿折了，只要你不动，养一段日子就好了。等我找夹棍来。”

一会儿，阿巴亥像模像样地用两根木棍把少年的腿夹上，然后解下自己的腰带将木棍固定在少年的腿上。不知道管不管用，阿巴亥做得倒很利落。

看到姑娘的衣着、容貌和气度，少年知道她一定是个大头领的女儿。

少年感动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格格，请问格格芳名，家住何方？”

阿巴亥不好意思地答道：“我叫阿巴亥，家在山南的乌拉城里。”

阿巴亥用手指着山下的部落，然后转身反问道：

“敢问壮士尊姓大名，家住哪里？”

少年沉默片刻，眼里饱噙泪水说：

“我叫穆章阿，现在已经没有家了。”

“你没有父母、兄弟姐妹吗？”阿巴亥忙问。

穆章阿低头不语，突然捂脸大哭出来，阿巴亥在一旁不知何故，也跟着流起泪来。

过了一会，穆章阿擦了擦泪水，看了一眼阿巴亥说：

“我阿玛原是阿奇兰城城主，一次与明军交战中，被总兵李成梁活捉，全家被斩。我被一个好心人搭救，逃了出来才免遭一死。我跑到这山林中以狩猎度日，我要等待时机，杀死李成梁为父母兄弟报仇。不料今天追猎受了伤，流血太多，我一迷糊，就不慎从马上摔下来，多亏格格你的搭救。”

说完，穆章阿起身要走，阿巴亥扶住他问：

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穆章阿指着对面群山答道：

“就在那边的山林中。”

“哦，我送你一程好吗？”

穆章阿出于腿伤，欣然接受了姑娘的好意。阿巴亥将穆章阿扶上马并牵着马向前走去。

他们来到一个用木头和树枝掩挡的山洞前，阿巴亥扶着穆章阿下了马，他们钻进了山洞。阿巴亥看到里边架着一张用粗大的原木构架的床，床上铺着厚厚的乌拉草。山洞口马架子下面集着厚厚的炭灰。

阿巴亥问道：“你就住在这？”

穆章阿点点头。

阿巴亥将他扶到床上，安慰道：“你好好躺着吧！我给你烧点吃的。”

穆章阿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不用了，这就多谢阿巴亥格格了。”

阿巴亥望了一眼四周，空荡荡的，除了柱子上挂着几张狼、兔等皮张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阿巴亥对穆章阿产生了同情感，她眼泪汪汪地望着这位强悍的少年说：

“好吧！你先休息一会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阿巴亥转身走出山洞，飞快地下了山，回家取了些食物和药品返回到山洞中。

穆章阿充满了感激之情说：“多谢格格救命之恩，待我报过家仇之后，定当厚谢格格。”

从此，阿巴亥每天都要到山上去看穆章阿，为他带去了炊具和饮食，经常与他一起吃饭。两个人一起诉说着小时候的事情，想象着未来。春去夏来，两个人的友谊在加深，阿巴亥把穆章阿当成了亲哥哥，穆章阿把阿巴亥当成了亲妹妹。穆章阿的伤好了，他们一起钻进林子里，猎猛兽捕飞禽，围着火堆唱啊、跳啊，像玩一样过着猎人的生活。

阿巴亥感觉到这就是她心中的英俊儿郎。

一日，阿巴亥又借舞剑来到穆章阿住处，他们手挽手信步来到了山下小溪旁，他们坐在一块大青石上，望着倒映在溪水里的情影，阿巴亥问穆章阿：

“穆章阿，我没有哥哥，你能做我的哥哥吗？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吗？”

穆章阿用手轻轻抚着阿巴亥乌黑的秀发，激动地说：

“阿巴亥，我当然愿意做你的哥哥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等我报了仇……”他并没有说完就停住了，他毕竟年龄大一些，想得更远。他心里想的是：我就把你娶过来，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。

阿巴亥晃着他的腿看着他，等着他的回答。穆章阿看着她的美丽脸庞，自己的脸红了，神秘地问：“你能生孩子吗？要是能，你就为我多生几个孩子，女的像你一样美丽，男的像我一样强壮。”

阿巴亥迷惑了，疑惑地望着穆章阿。然后，阿巴亥不满地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能生孩子我就能。”穆章阿转过脸去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你当爬山呢，我能上你就能上。”阿巴亥揪住他的耳朵大声地问：“不是爬山是什么？你说，不说就揪掉你的耳朵。”穆章阿哎哟哎哟地叫着，突然小声地问：“你从哪来？你说。”这一下可把阿巴亥问住了，她松了手沉思起来。

穆章阿朝她伸着脖子做着鬼脸，阿巴亥气恼地扒着穆章阿的手，反问：“你说你从哪来？”穆章阿顽皮地说：“我来的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，你回家问你妈去吧。”阿巴亥涨红了脸问：“你妈就教你这个？”穆章阿道歉地说：“我的小小妹妹，别生气，我是逗你玩的。”说着拉阿巴亥起身，阿巴亥与穆章阿面对面，穆章阿就势突然亲了阿巴亥一口。

但是，命运往往是捉弄人的，他们的友谊没有照着穆章阿的想象发展。

一天，阿巴亥要到额娘屋里想和额娘透露自己同穆章阿的事，走到额娘的房前时，就听额娘大声地说：

“我不同意。”

叔父布占泰说：“把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不会吃亏的，他是建州汗王，会善待她的。再说，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，不是我们个人的事，是关系到乌拉部落生死存亡的大事。”

乌拉部位于乌拉河流域，它西部、西南部与叶赫、哈达接壤，南与辉发毗邻，再南部与建州、长白山二部相连。

乌拉部本与哈达部同祖，即都纳齐卜录的子孙。纳齐卜传至布颜，布颜有布干和博克多两个儿子。布颜死后，布干袭承了乌拉部的贝勒之位。乌拉部几代人都平静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。当布干的儿子满泰承袭贝勒之位后，由于他贪恋别人的妻